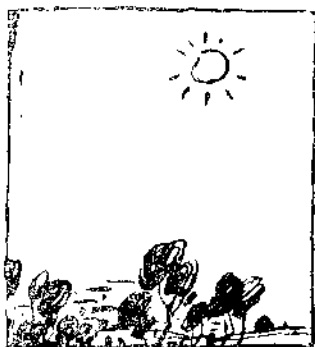




望日蓮

徐光耀





望 日 莲

徐 光 耀

河 北 人 民 出 版 社

一九八〇年·石家庄

封面设计：铁 扬

望 日 莲

礼花文学创作丛书

徐 光 耀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)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/32 8印张 165,000字

1980年2月第1版 1980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6,900

统一书号 10086·494 定价 0.55 元

目 录

长眉大褚.....	(1)
弟弟.....	(14)
二龙堂看“戏”	(32)
“心理学家”的失算.....	(45)
望日莲.....	(64)
附录：小女	(88)
故乡明月.....	(95)
雁翎队的故事（三则）	(115)
齐又昌.....	(126)
树明和莺花.....	(142)
追踪三年.....	(172)
相亲.....	(180)
老陶.....	(188)
刘敬礼.....	(196)
辛文立.....	(204)
大家帮助.....	(212)
赵有志.....	(229)
鸡和牛.....	(236)
代耕.....	(244)
周玉章.....	(248)
后记.....	(252)

长 眉 大 褚

老早就想采访大褚，可老也不得机会，虽然接过两次头，不是他正开会，便是我偏又插来别的事情。日月蹉跎，一拖就拖到文化大革命开始，政治激流把我们卷入各自的漩涡，不久便听说他被游街了，采访他的念头也就搁了下来。不过，始终没有和这个名噪一时的人物交谈一下，总是心里一个缺憾。自他转业到工业系统当了书记，工作得怎么样？老是惦记着。

一九六七年的一天，我在街上碰到他出了一件事：他骑了自行车正通过十字路口，不意嗖溜地一下，斜刺里冲来一辆大“飞鸽”，“嚓”地从他前轱辘上斜切过去，这一别很厉害，只听喀嚓一声，大褚从车子上倒栽下来。他还没来得及爬起，喀嚓又是一声，一位姑娘也被撞倒了，她车子后尾巴上有一捆活页学习材料，散了一地，恰好过来一阵风，吹得半街筒子都是翻飞奔跑着的小书本。

撞人的是位小伙子，嘴留小黑胡，臂挂红袖章，一脸不在乎的神气。若不是那姑娘的车横倒在路上，他也许早飞远了。

“你是怎么回事儿？”大褚拍打着身上的土问。

“什么怎么回事儿？”小伙子似乎不懂这个问题。

街上的人一下子把这个肇事中心围了起来。

“你就是有急事，也该看着点儿才对。”

“你不也长着眼吗？我走的是‘官道’，没有骑到你家炕头上去！”

“什么？”大褚一下子涨得满脸血红，身子往前一倾，握起了拳头。那暴圆的大眼上，浓眉中伸出两根又长又粗的长寿眉，象两根硬挺的松针一样，在额头上有力的战抖着。

我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上。恐怕要爆发一场斗殴。我看了看大褚那胖大魁伟的身躯，又看看他那蒜罐子大小的拳头。听说，就是这双手，在朝鲜战场上一次拼倒过三个鬼子，最后一个，是用石头打进敌人脑袋去的。老实说，单凭他这副骨相峥嵘的大块头，只消轻轻一拳，便能永远教会小伙子在撞了人的时候怎么跟人说话。

然而，什么也没有发生，一挺就会打出去的双拳落下去了，大褚眼里的两团火也倏然熄灭。他长出一口气，回身把自己的车子搬起站正，然后说：

“醒醒儿吧小伙子，这么下去要犯罪的！”说完，就迈动他那大象似的两腿，往前一冲一冲的，帮那姑娘去追飞跑着的小书本去了。

而那小伙子脸上闪了一下不知什么滋味的微笑，小声嘟哝说：“……当权派！小心二次游你！……”蔫蔫地跳上车子，骑走了。

果然大褚被二次游街了，这是又过了一年的时候。

一个火烧火燎的大热天，人人汗下如雨。我去郊区取一

件文字材料，在东注桥头碰上了一支游街队伍。路正堵塞，我从车子上跳下来。从尖尖的高帽下第一个发现的，正是胖大的大褚。天太热了，即使他只穿一件背心，汗水仍从那紫铜色肥肉上发山洪一样浇下来。他通红着脸，张着嘴喘气，在咚咚锵锵声中，双手扶住用字纸篓扎成的高帽子，在暴躁的太阳下迈开大象似的粗腿，一冲一冲地前进。

“打倒包庇叛徒的黑帮褚天鹏！”

“打倒搞翻案逆流的坏蛋褚天鹏！”

“无产阶级专政万岁！”

在大褚的背心上，前后画满了字，尽是临时用墨水写的“黑帮”二字。

不只游行队伍喊口号，大褚也被命令跟着喊。不喊，便有两三个人用力推他。可他喊得很少。到非喊不可了，就用浑厚有力的声音喊一声：

“实事求是万岁！”

大约就因他这“恶劣”态度，老游得不能解气，现在都快下午两点了，还在继续游，竟不知不觉从市内游到城郊来了。

太阳还是那么暴躁，游街队伍终于去远，我觉得口渴难禁，便推了车子，绕过东注桥，拐进河边一家兼带卖水的小饭铺来。正饭时间已过，里面很清静，我便拣一个靠后窗的桌子坐下，要一个大碗茶。

水太烫，屋子又闷热，我喝一口，便须把头伸出窗口，让小风给扇一扇凉。窗下就是护城河，河水绕过一棵很粗的垂柳，拐个弯儿，朝远远的东方流去。我正自且喝且凉，忽

听蹦蹦地一阵脚步响，蹿得小窗也在振抖。我一探头，看见走来的竟又是大褚。他用夜间哨兵持枪的姿势，在腋下挟着那顶高帽子，红着脸，喘着粗气，一直抢近了那株垂柳。先把高帽子稳靠在树身上，然后扒下背心，蹬掉鞋子，在往两边看的时候还吐了一下舌头，就隐身到树后去，隔了一会，便听“噗通”一声，跳进河里去了。

河水很浅，大褚蹲在里面，仍是露着整个胸脯。可他却显得多么的美呀！一面抡打着背心，不停地往头上身上擦抹浇淋，一面张开大嘴，一心一意地享受那浸遍全身的凉气。真是眼笑眉开，心荡神驰，好象沉浸在苦尽甘来的甜蜜之中了。此时此刻的大褚，任是谁也不会想到他是刚刚被游过街的。

“春天里，春风吹，花开草长蝴蝶飞。”

他还唱起来了。用他那宽厚的大嗓，唱的却是抗战时期的儿童歌曲。

“大街上，哨子吹，儿童团要开大会……”

他唱着唱着，就挟了高帽子，也钻入小饭馆来。我连忙用摺扇遮住脸，免得他在这种情况下见着熟人不好意思。

他一进来，先把高帽子竖起，象捧着一封香似的供在桌心，然后到卖饭窗口去，一下买了二斤烙饼，两碗烩豆腐。好象把全家人的晚饭也一齐买上了。当饭菜端来之后，我见他抓起大饼，卷成尺多长鸭蛋粗的一根，一口接一口排头咬去，那副狼吞虎咽的样子，真称得起风卷残云般的“开怀畅吃”！这气势使人想到，他当年一口气插掉三个鬼子，绝不是虚说的。可是，若与方才游街的情形一比照，一股滑稽

感便陡然上涌，哧的一声，我不禁笑了出来。

“耶，老徐！”大褚马上认出了我，跳过来抓住胳膊就拽：“来，一块儿吃！”满脸是一派坦然，一片热诚，哪里有半点不好意思呢？

“我早吃了，只是想喝点水……”我蹙着屁股不想动。

但他的大手是不可抗拒的，我一下就被扯到他的桌子上去。由于碰到一个熟人可以聊聊，他抑制不住的兴致勃勃，甚至连那长寿眉上挑着的两颗汗珠儿，也欢快地晶晶闪亮起来。

我所有的避忌一扫而光，就指一指高帽子，直接了当问他：“究竟是为了什么又要打倒你呢？”

“一半清楚，一半糊涂！”他用一种轻松语调，象是谈起月亮上的故事说：上个月，突然有人来找他“外调”，调查部队某团当政委的老高，问是不是个叛徒。大褚就打个证明，说老高是他多年的战友，从来不知道他有过叛变的事情。可是，隔了二十多天，部队上来了检举信，说大褚打了假“证明”，老高的叛变行为已为同案人所彻底揭发，大褚有意包庇敌人应予究治。检举信为本单位两个对立着的战斗队共同开看，于是起了麻烦：一派主张立即打倒；另一派就抓了大褚去审问。审问结果，不象是撒谎，小将们心眼活、干劲大，马上来了个“反调查”。调查来的情况是：老高在当老百姓的工夫，曾叫扫荡的鬼子抓去填过百尺长一段道沟。自打参军之后，除在火线上对射子弹头以外，没有跟任何敌人面对面的打过交道。“你看，问题该解决了吧？不想更复杂了……”

大褚说的“复杂”有两层含意：一层是，老高的案子还牵连着一位更高的上层人物，一旦“叛徒”落实，该打倒的

恐怕不止一人；再一层是，另一支战斗队，已在指斥他们对立面有意“保皇”，公开发出了战表，要同他们大辩论。大褚说，面对这场群众斗群众的形势，他只好把自己“抛出来”，好不容易才说服双方戴顶“黑帮”帽子，联合把他游街。他指望：有气的出气，“保皇”的不保，矛盾或许就缓解了。不承想临时出了个“计划外”的事故，几个小伙子非要他喊他不愿喊的口号，不喊就不肯罢休，弄得多游了好几十里。

我嫌他这一套做法太软了，愤激地说：“你游什么街？应该去参加辩论！有这么强的膂力，攥这么大的拳头，连个拿车子撞人的小流氓，都不肯给他一下，还自动要求游街，我真对你不理解！”

他听了，盯住我的眼好一阵，松针样的两根长眉摆手似的翘了一翘，轻声问道：“老徐，你要是已经明白，这都不过是人民内部矛盾，拳头还怎么打得出去呢？不同意你的话，就给你一家伙，整天打来打去，国家还要不要？”他说着，忽然把吃空的大碗一推，挟起高帽子，一钻就钻出小铺去了。紧裹着他那胖大胸围的背心，已然半干，几个浅蓝的“黑帮”字迹，在暴烈的阳光下依然清晰可见……

一晃又是几年，直到卖国贼林彪折戟沉沙之后，我才恍惚听说大褚调了工作：因照顾他正然变坏的身体，调到一个医院当书记去了。我暗自为他高兴，这证明他到底并非“黑帮”。

在一个很不情愿的情况下，我第三次见到大褚了。唐山大地震砸伤了我一个外甥的腿，疏散到我市来治疗。护士同

志打来了电话，我怀着沉重的心情跑去看他。

绕过医院的门诊大楼，来到院心广场上一溜一溜的席棚。各棚门口，戳着些“内科”、“外科”、“伤科”等等硬纸牌。一眼望去，棚里都是对脸的通床大铺，伤员病号就躺在这样的大铺上。

令人奇怪的是，各棚都很安静，虽也人来人往，却都屏住气，轻轻地走，就象战场上刚打了个败仗那样，气压很低。我钻进“伤科”席棚，刚想打听一下，就见病历桌旁横着一副矮脚担架，上面仰卧着一个人，罩着胖大身躯的白褂子，有几道破碎的口子，下身盖在白床单里。在合着双眼仿佛睡着了的脸上，两根松针一样的长寿眉，忍着剧痛似地正自簌簌抖动。

“大褚！”我失声叫了出来。

“别嚷！”担架旁边蹲着一个人，很严厉地警告了我一声。

我转眼一看，见他脸颊上一块青紫，额上缠着绷带，却也有些眼熟。细一想，忽觉有些恶心，原来是在十字街口连撞两辆自行车的那个小流氓。不过，已近三十的岁数了，却没了小黑胡儿。他皱着双眉，手捧一碗开水，蹲在那里。看上去，简直象个守灵的孝子。

“他这是——？”我弯下身去放轻声音问。

“闭过气去了。”

“也是砸的？”

“打的……”

“谁打的？”

小流氓睁圆了眼睛：“你有事办事——别问了。”

我直起腰来，瞪着这流氓，对他的反感越来越强烈。

“舅舅！”

通床大铺上跪起一个人来，外甥把我发现了，我赶忙撇了这流氓，扑到外甥那里去……

从伤员口中我才把大褚的情况搞清。原来在伤科大夫正给唐山伤员动手术的工夫，呜的一阵风，撞来一辆卡车，从上面跳下三四个粗彪彪的大汉，扶下一个拎着胳膊的人来。值班大夫一看，立刻明白是武斗造成的“红伤”。赶紧招呼他住进有坚固防震设备的病房里去——因在那儿还有他们的两个同伴——并且急忙动手，开始治疗。

但是，新来的伤号由于同伴的暗示，躲开胳膊，不叫他治，点名非要主治大夫不可。而主治大夫此时正为一个粉碎性骨折的人接骨。经过一番交涉，他们“让步”了；点名改要“院长”。所谓“院长”是个心血管专家，多年没有接触过伤科了。而他前两天一时气愤，在公开场合骂过一通扇动武斗的高音喇叭。如今点名要他，全院的人都提心吊胆，觉得是个凶兆。恰在这时，作为书记的大褚出现了。

大褚给新来的伤号解释，由于唐山灾民伤势危急，医院人手有限，新来的同志不过是串皮伤，值班大夫也是有经验的老手，是否——

“你是医院的当权派吗？”他刚说到半截，就被一个粉团团白嫩脸的人物截住问了。

“负一点责任……”

“好，我先考考你：是革命重要，还是救灾重要？”

人人都懂得，回答这样的问话，需要很高的技巧。而大褚还没有把这门技巧掌握好。

“我看，就目前的医院说，革命的需要就是把伤员尽快治好……”

“用治伤代替革命？”

“同志，你带来的伤号不是也要求赶快治吗？”

“混蛋逻辑！——伤号也得分革命的，反革命的，还是为资反路线卖命的！阶级斗争为纲！懂不懂？”

“可是，”大褚的声音不知不觉提高了，“这些伤员都是地震砸的，他们没有为资反路线卖命，更不是反革命！……”

“嘿嘿嘿嘿！”粉团团白嫩脸笑了：“一切修正主义分子都会找出很多理由来，拿生产压革命！特别象你这样的老家伙，一碰到这个问题，总是理直气壮，振振有词，总是需要有人在他们背上击一猛掌！……”原来白嫩脸的“嘿嘿”一笑便是信号，早有两人悄然转到大褚的背后，“击一猛掌”刚出口，这两人便一勾一撮，如此胖大的大褚就被扔了出去。恰好近旁新栽了一棵搭棚用的木桩，只听见哼了一声，大褚的右腿就断在木桩上了……

事情已经过去了小半天，棚子里仍然那么寂静，仿佛头上又悬起一场地震，一说话，就会把它震落下来似的。

“难道他们这才叫革命？……”我望着伤员们的面孔，愤然地问。

没有一个人回答我。沉了一阵，才有个伤员说，昨天，就有了出事的苗头：市里分来两筐西瓜，指定慰劳灾区伤员的。面住在病房里的两位伤号，张嘴就要一筐。工作人员请

示大褚，大褚做主，只抱去了两个。他说，“唐山伤员三人还合不到一个，我们本市人风格应该高点儿。”今天的事，不过“欠账的还钱”罢了。

而另一伤员则说到又一情况：一二日内将有东北一位大人物在此路过，说要顺便下车视察。所以，有些人很活跃，想抓紧时机创造些成绩好去“献礼”呢……

“什么大人物？谁？”

“说是一个农学院的什么官儿，级别相当于国务院的部长……”

好长一阵，没有人再说话。我于是安抚外甥几句，辞了他往外走。路过门口的时候，啊！我不禁叫了起来。大褚正坐在担架上，穿针引线，缝他那撕烂了的衬衣。他右腿的膝盖以下，夹着两根新砍下来的树枝（夹板都给唐山伤员用上了），缠着很厚的绷带。左腿蜷起来，垫在屁股下面，老太婆似地把线抽来抽去。而脸上的红光，神情里的欢快，与那年泡在河水里的神气，简直没什么两样。这真是一股力量，那怕要哭的心，也会被他感染而在脸上波起笑纹来的。

“大褚……”

他一见是我，就欠起身子，紧攥住我的手，拉坐在他的身旁。那个蹲在地上的流氓，见此情形，颇不耐烦的白我一眼，拿起腿来走了。显然，他对我也没有好感。

“你跑来干啥？”

我告诉他，来看看砸了腿的外甥。

他阻住我的眼睛说：“别难受。伤了人，咱们治；塌了房，咱再盖，只要狠住劲往前够着看，就是大山倒在身上，也能

把它推开！……”他倒先安慰起我来了。

我抚着他的右腿，问会不会落残疾。他摇摇头，开玩笑说，“可不敢让他断了！我这么胖，没个东西在下面支着点，就连‘黑帮’也要做不成了。”

我不想笑，只是说：“唉，无论如何，你这次——太不值得。明摆着是来找事，何必挺身出去逞这份英雄呢？”

“英雄？什么英雄？”他用一种很好玩的眼光，逼视着我的脸。

我不想回答他，只注意到他那两根长寿眉，蛾须子似的在额头上忽幽忽幽转动：一根正在变黄，一根已经银白，白得象粉丝似的闪闪发亮。我吁一口气，缓缓地说：“你这回要是摔死了，人们还许说你是武斗死的呢……”

他象仰天长啸那样哈哈一阵大笑，从肩上给我一拳说：“你这话说得并不新鲜，你听，”他用一种吟哦的语调接着说：“真要在战场的炮火下去牺牲，那是容易的，要背着‘反革命’帽子去死，那就很难！……”

“这是从书上来的吗？”我问。

“不，老高信上说的。”

“哪个老高？”

“就是有人证明是‘叛徒’的我那老战友啊！”

“噢，他来信了？‘叛徒’帽子到底戴上没有？”

“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之后，就再没人提这回事了。连他的上级，也过起安静日子来了……”

“这可真叫人高兴！……”

“不过，老高搞糟了身体，至今还在住医院。”一直笑着

的大褚，忽而声音有些颤抖，补充说：“只怕‘走资派’的帽子还在等着他。但愿没人给他‘击一猛掌’就好了！……”

我刚刚轻松起来的心上，忽又一阵发紧，而且七上八下，觉得很烦。大褚忽地咬一咬牙，把蒜罐子一般的拳头朝我一挺说：“背着‘反革命’帽子去死，的确更难。就连你，说不定也会碰到这个情况。老弟，听我的！一定要咬紧牙关！为了无产阶级，值得！”

我盯着他的长眉，心上一翻，猛觉一阵泪水涌上眼来……

在锣鼓喧天、举国欢庆的十月，我总在游行队伍中急急地寻找着，寻找着，千百次地寻找着。我只想看一看大褚，看看他的眼睛是怎样闪光的，看看他的神情是怎样飞扬的，看看他那一冲一冲的胖大身躯是怎样向前踊进的。……可是，欢乐的人潮太宽广了，总也流不尽，涌过来，荡过去，没完没了，硬是不能把他找着。

直到最近，才在大街上碰着了：他，骑一辆自行车，飞快地奔跑，神色很匆忙。他后面，紧追着另一辆自行车，象他的尾巴。

“大褚！”

他马上跳下车来，可立即就道歉：“对不起，我赶着去看一个攻关项目，没有时间了。”他指指身后的“尾巴”说，“你有事情，先跟他说说好不好？”

我转眼一瞧，又是他：连撞两车的那个“流氓”，虽则很礼貌的顺下眼去站着，仍使我不由得苦起脸来。

“哎，不要老眼光看人。”大褚凑近我的耳朵说，“在我摔断腿那天，他也挨了打……”

“他是你们医院的？”

“是啊，巧吧？——他那天跟那个白嫩脸嚷，‘醒醒儿吧小伙子，这么下去要犯罪的！’结果，三拳两脚，头破血流……”

我“哧”的一笑，便举举手，表示放他们走。大褚毫不客气，立地一跳上车，飞一般骑走了。可他那蹬车子的右腿，明显地划着斜楞而偏侧的圆圈，到底还是落下了残疾。但他后面紧紧追随着那个“流氓”（对不起！我只得还是这样叫他），看他那精心精意地忠心卫护，我也就稍稍感到放心了……

1978.4.16.子保定